

夜读偶记

诗外看诗

关于王晓冰《备忘录》

| 蒋子丹 文 |

某著名电视台征婚节目,小伙儿上台自称诗人,立遭女嘉宾悉数熄灯,观众大笑哄堂。据说如今诗坛热闹得像赶大集,不少诗人从“象牙塔”里出走,坠入市井红尘,希望大众相信好诗人就得游手好闲,抛家舍业,喝醉酒,蹭白饭,撩妹撩哥,放浪形骸。其中有人还擅长用这样的诗句吸睛圈粉:“一只蚂蚁,另一只蚂蚁,一群蚂蚁……”“天上的云真白,非常非常白,极其白,贼白,简直白死了……”他们的创意诠释很直接:我不写得这么简单,你能看懂吗?我不把标题起得很黄,你会来看吗?

诸如此类的千奇百怪,足以误导吃瓜群众,以为诗人者非常人也,就是与正常人不一样的奇人怪人。如果此话当真,王晓冰似乎根本不适合当诗人,因为她看起来太正常了。

认识王晓冰已经好多年。那时候海南作协集合了一群年轻活泼的女作者,笔会由于她们的参与变得生动而喧闹。王晓冰置身其中,一张白净得吹弹可破的素脸,在南国烈日阳光下着实少见,碰到直接开撩的男同学,并不一惊一乍,只以端庄微笑作答,当属窈窕淑女一类。后来,又看见她高挽衣袖,为一条濒临饿死才被收养的大型苏牧犬清洁皮毛,洗得黑水翻腾,

这才知她并非只有婷婷袅袅的一面,也扛得住难事和重活,当得了“女汉子”。老吾老,幼吾幼,狗吾狗,以及人之老,人之幼,人之狗,都在她日常担当的范围之内。这样,她一边当着称职的国企中层,一边揣着颗年轻人的文艺心,忙里偷闲不声不响地码字,连她诗集里的插图,也是凭着自己少年宫美术班的童子功一张张画出来的……这可能让有些人急:她知道诗坛的这个帮那个派吗?她玩得了朦胧,莽汉、草根、无意识、超现实吗?只管闷头写,只管写自己的,她能写出个什么来?

王晓冰为这本诗歌处女集起名为《备忘录》,照她自己的说法,是用文字记录被所思所见击中的瞬间。这一百多首短诗被分为五个小辑:我、你、我们、他们、它们,在目录里就把诗人视野的沙盘推送出来,不仅只有我和你,还有他们和它们,看似信手随意的罗列,已经将大千世界包含其中。父亲寻找的墓碑,收了假币的小贩,邻家女人的呜咽,老狗失落的牙齿,折翅雏鸟的归宿,外孙童车的辙印,夏至的蝉蜕屠羊染红的白雪……日常生活丰满而又混沌的细节,被她筛选甄别之后,排名不分先后,缠绕字里行间,以表达她对现实处境乃至生命的态度。叙事性

与描述性是这本诗集的主要特征,但王晓冰回避了抒情的叙事与描述,也不追求“一只蚂蚁特白非常白”那种刻意的浅薄,反而力图给每个瞬间留下观念或者说智性的空间。当然,要是这些平实质朴的句子里,再多一些飞扬的想象,该是我们更希望看到的罢。

用时髦的话说,王晓冰算得上冻龄美女,除了外孙曾经童言无忌地指出她已经不再年轻,谁不夸她看不出年纪?也许单就写诗而言,她错过了最佳的生理年龄,但正好比她用一贯平和的心态,留住了自己的容颜一样,王晓冰正在用诗歌,延缓着心理年龄的更迭。对于她来说,所谓“诗坛”是不存在的,诗在她的生活里,写诗不过是她的生活方式之一。这样的认识一旦形成,她断不会轻易放弃。正如每逢排球、足球、乒乓球的重要赛事电视直播,作为球迷她总是要在朋友圈里发战况写评论,半夜三更也不例外,年复一年热度不减。至于她说得对不对,评得准不准,那又有什么要紧?

她的生活方式自是由她做主。较之于那些时刻想吸引公众目光、非要把自己弄得古灵精怪不可的诗人来说,这种态度似乎更多一些诗意。

如此,甚好。

品书录

万花筒中寻生活

安石榴《在每一座城市短暂驻留》读后

| 顾锦艺 文 |

翻开这本书的时候,总觉得它或许是被太阳亲吻过了,书页中竟有一丝丝暖意。这份暖意钻过指缝,抵达人心,悄悄之间就抚平了那些生活的毛毛躁躁。

心中些许窃喜的是,《在每一座城市短暂驻留》这本书将告别短暂,在我所在的这座城市永远驻留下来,从我的书桌到我的枕边,没有一刻空隙,那些短暂也就此只留在了书中。

对于本书作者安石榴而言,驻留并非浮光掠影的路过、观光,而是切入时间与生命的生活、工作或者盲目、自由的居住。无论是书中的深圳私人地图,或是宋庄生活日记,或是桂林一年,那些点点滴滴,那些若明若暗,都成了流逝时光中的堆积。

深圳是什么地方?我从未去过,脑海中的印象好像那是一只总被加快推着走的挂钟,怎么赶也赶不上的急促,这座城市远远地就有一些陌生感将人疏离开来。带着一丝敬畏走进安石榴的深圳私人地图,倒是有不少意外之喜,甚至很快地将我与深圳的距离感抽离掉,让人暗暗向往他的地图。

“我曾经是深圳这座城市每一个明亮和阴暗之处的游走者,一个身体和灵魂都在不断搬迁和奔突的人。”对于习惯安稳的人,怕是很难接受“不断搬迁”的生活,而安石榴却是热衷于此,他把“搬迁”认为是在冲动与激情中消解迷茫慌张的手段,在搬迁之中,不断认清了自我,在无奈、机遇与觉悟之中最终寻求生命的安定。像是把生命布成了一盘棋,在一来一往的落子之中,迷茫又清醒地摇摆着。不停地

到达又不停地面对未知,这的确是一件听起来很“酷”的事情,让正在青春中奔走着的我,也想挥洒这样的热情。安石榴的大片青春年华,就是在深圳这片土地上一边行走一边挥霍,从工厂文员到小摊贩,从“关外”到“关内”,安石榴从淘金梦中醒转,拾起荒废的纸笔和情怀,啃下一本本书,写下一首首诗,用青春热血的灵魂敲击着深圳那些寂静漆黑的街道,在酒醉梦醒中碰撞出灵感与火花。

“无论去到什么地方,都要像主人一样活着。”安石榴真的践行了他所说过的这句话。在宋庄生活日记那一辑,他像是个归隐的诗人,过着属于他自己的平凡小日子。“我从未像这一年如此无所事事却又充分细致地观照生活和心灵,并且那么热衷于留意身边的声响”。在种菜养花的日子等风停等雨来,满足于平淡的当下,正是应了那句“房子是租来的,而生活不是”。安石榴在宋庄租下了一个旧式农家院落,院落的荒芜衰败中满是时间的伤痕,而他却不为破败所忧愁,不为寂静漆黑所孤独,颇有一些独乐乐之感。他说他没有为自己的初来乍到感到迷茫空虚,在他内心盘踞着的渴望与梦想将他与北京、与宋庄紧紧地牵连在一块儿。从他在宋庄安顿下的那一夜,他就已经不是个匆匆过客了。他自然而然地嵌入了,缓慢而沉浸,风景很美,却也耽误不了他的视线,他在生活的点滴中游刃有余,不加修饰地快乐着。

作者的桂林一年其实可以说是莲花塘一年。一个拥有着如此诗情画意

名字的村庄——莲花塘村,承载了他的疮痍灰暗,而他也见证了莲花塘村的破败消亡。安石榴说他从未发觉自己拥有过一个城市,却一直拥有两个村庄。一个是生养他的石榴村,另一个便是这莲花塘村。一个是无法抹去的清晰的过往,一个是暧昧介入的模糊的未来。他的心究竟是怎样的波折,至今仍然让人好奇。

他决意要在莲花塘度过一段心无旁骛的日子,以每日的亲历见证这个村庄最后的时光。如今的我们,又怎么会有如此这般的勇气,抛下生活的细琐,只为寻一段无所事事的生活,只怕是连想一想都觉得不可思议。而安石榴所说的无所事事,在我看来,并非真如他所说这般。他长时间地行走在田野中,在空荡和富有的时光里看日升日落,四季变化。深感于自己的精神贫乏,他大量地阅读,偶尔也习字写作。他说从人内心泛起的孤独最难治愈,而在我看来,在他莲花塘村的一年中,他的孤独已被日常覆盖,只剩下悠然平静。

在每一座城市短暂驻留,把每一个异乡都过成故乡。这样马不停蹄的搬迁究竟能带给我们什么呢?或许是一次次推倒重来的生活,或许是一次次重新思考的机会,又或许是在反复的折腾之中,找寻真实明确的自我。或许还有很多或许,生活就是如此,像万花筒一般的多样变化,而如何变化的选择权,都在我们自己手中。

《在每一座城市短暂驻留》,安石榴 著,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20年6月出版,定价:68元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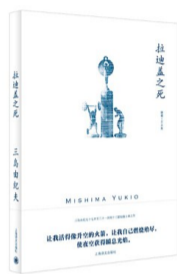
上架新书

50元
新华先锋·天津人民出版社
梁晓声 著
《觉醒》



第十届茅盾文学奖获得者梁晓声长篇新作。即使再渺小的生命,也可以通过自我觉醒之光,划破时代的黑夜,让短暂的生命迸发明亮的光彩。一部深具社会思考和哲学意味的小说佳作。

上海译文出版社 50元
[日]三岛由纪夫 著,兰立亮 译
《拉迪盖之死》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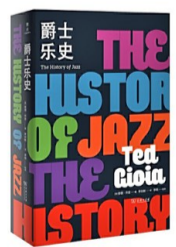
开篇《水中月》完稿时,三岛仅年满十七岁。全文由七篇书信组成,第一人称叙述铺陈开去的文体使双方对话紧密衔接,难以分割,细腻丰满的心理独白扣人心弦。全书篇目行文风格多样,故事类型各异。从中可以体会作者自始至终对于精神与肉体、现实与艺术的不懈探索。

上海文艺出版社 78元
陈嘉映 著
《说理》



哲学通过说理达乎道。这让哲学与艺术、宗教等精神领域区分开来。说理并非只是展示逻辑的强制力了事,说理需要与向之说者的自我连起来。作品上接周秦以来的义理之学的传统,探讨现代哲学的重大问题。

商务印书馆 128元
李剑敏 译,李皖 校
泰德·乔亚 著
《爵士乐史》



爵士乐,可谓世界上最为丰富的艺术形式之一,由非洲奴隶在“刚果广场”的舞蹈播种,历经新奥尔良的培育,在世界各地开花结果。身兼演奏家、研究者双重身份的泰德·乔亚,将四百年来爵士乐各流派的生发、演变、突破及融合,一如即兴旋律错综交织在一起。

百草园书店提供